



(香港) 梁凤仪著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王竹雪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弄

雪

（香港）梁凤仪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（香港）勤十缘出版社联合出版

一九九六年·西安

责任编辑 陈华昌

封面设计 李乐诗

封面题字 何文汇

弄 雪

NONG XUE

梁凤仪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

安康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25印张 3插页 135千字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05-300-X/I·255

定价：6.60元

自序

至今完成了七十多部作品，半数是长篇小说，半数是散文，也有几本实用工具书，只有一本是中篇小说。

为什么偏向于写长篇小说呢？答案是：我自觉只懂长篇大论的叙述描写一个故事，要把当中错综复杂的人物桥段情节布局等等，写得有条不紊，对我是很大的挑战。

我总喜欢接受艰巨的考验，享受克服困难之后的喜悦。

故而，我一直在长篇小说上下功夫。

直至最近，一连几位读者与朋友都问：

“为什么没有短篇小说？”

答案是：我不懂构思和撰写短篇小说。

这个答案渐渐在心上形成一份压力，我开始问自己：

“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挑战？为什么不学习锻炼尝试去争取成绩？”

作为一个写作人，既有长篇小说，也该有些短篇小说，因此决定动笔写了。

写成的这几个短篇，特别将一些现时代独有的社会情状写进去，希望跟长篇小说一样，能引起读者共鸣。

希望读者们喜欢这本书。

梁凤仪



梁凤仪博士对此照尤为钟情。

目 录

春眠.....	1
摘星	41
抱月	89
弄雪.....	131
捕雨.....	167

春 眠

晨光熹微，“得得”的清脆马蹄声就在跑马地地区响起来。

那不是噪音，并不扰人清梦，却是与淙淙的流水声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很能使酣睡的人一边听，一边睡得很舒服。

于彤搬到这区的一层小公寓之后，一住三年，不肯再搬出去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她舍不得这好听的马蹄声响。

听在于彤的耳里，教她忽而有种远离尘嚣俗世的舒畅。在闹市中的居住能有住在荒郊的感觉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。

当然，于彤之所以没有搬走，最主要还是因为方便。

忠实一点说，是为了方便陶逸初来看她。

陶逸初是医生，每天都要到坐落于这区的医院巡视病人，于是溜过来，在公寓内逗留一两小时，是绰绰有余的。

且陶逸初可以随时随地有借口就往这区跑，即使是半夜三更，只要一想见于彤的面，他就可以如愿。

试过很多次，还是他妻子亲自开车把他送到医院门口的。作为一个医生的妻子，不应该不习惯丈夫有责任回应病人的呼唤，让医院随传随到。

然后，陶逸初走进医院里，巡视一圈，再走出来，过了马路，就是于彤住的那幢大厦了。

就像这天清晨，陶逸初在天未亮的时候睡到于彤身边来，然后又在马蹄声扬起后离床回家去。

妻子对带着一身疲累归来的丈夫，不会有半点怀疑。主理了一项大手术，所虚耗的精力是不言而喻的，不是吗？

陶逸初离开时，于彤还在贪睡。

不仅是累，还为了一个迷迷糊糊的意念，令她恋栈着极不愿意以一个清醒的头脑去取代。

于彤从来没有闹失眠的习惯。

太难了，职业女性每天经过起码十二小时的工作拼搏，头一沾在枕上，哪怕再多烦恼，也不敌自然体能的需要，在三分钟内就睡熟了。

她不会有失眠的痛苦，却有分明睡醒了不愿起床的困扰。

只要脚一沾地，就得面对现实。

现实不是梦，是种种残酷冷漠情状的堆积与交织。

于彤不是不害怕、不厌烦的。

随着那一阵阵的、似有节奏的马蹄声，于彤就要慢慢地做好心理准备，等下当她不能不挣扎着起床后，那枕边人早已回到他的老巢去，陪着妻子吃早餐了。

昨夜，他在耳畔曾说过的什么话，最好不要记起，免惆怅。

根本上，近这一年来，彼此说的话也少了。

陶逸初到来，不是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，就是随便呆一会，便离开了。

就在今晨，他来了，钻进被窝去后的第一句话就是：

“我在家里睡不牢。”

“嗯。”于彤应着，转了一个身，背着陶逸初继续睡去。

他的一只手搭到于彤的腰上，开始轻轻地摩挲着。

于彤在想，应该怎么样应付他呢？

一如以往地许诺他，抑或是……

“你睡够了吗？昨晚不是很早就上床？”他问，语气带点不满，可能嫌于彤的反应不如理想。

当然，三年前并不是如今这个样子的。

于彤答：

“我腰酸，人有点倦。”

陶逸初问：

“不是月事来了吧？”

于彤忽然觉得自己寻着了答案，于是很快地答应着：

“是的。”

然后，她平躺，乘机甩掉了陶逸初搁在她腰上的手，再补充说：

“这个月来早了。”

陶逸初吁了一口气，轮到他转一个身就睡去。

两人再无话。

于彤依旧假寐，她竭力让自己逗留在那个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状态。

她不愿意清醒地分析，为什么自己忽然要向陶逸初撒这么一个谎话。

事实上，她的月事不是早来了，刚相反，是姗姗然迟迟未至。

她这么说，只为不想再应酬他。

对，已经到了只是应酬的地步了。

连那个争吵的过程，都已然经历过，没有什么再值得去理论、去分辨、去争取、去求证的了。

如今他和她之间，应该只有干净利落的行动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答应是答应，拒绝是拒绝，再不必拖泥带水，纠缠不清。

所以，刚才那个借口，是最爽快的，不必商榷的，不二价的。

于彤于是仍然可以迷迷糊糊地只管睡去。

她约莫知道在马蹄声响起来后不久，陶逸初就掀开棉被穿衣离去了。

再不像从前，陶逸初离开于彤时，两个人要生死相分似的拥着吻着，良久，才下狠劲把对方推开，离去。

世界上什么情什么事，总是有不同的发展阶段。

那个激情的阶段，似乎已成陈迹。

本来呢，激情之后是温情，一样的难能可贵。可是，他俩未免又缺了培养温情的条件。

只有长相厮守，在人前人后愿意彼此承担着的男女，才能怀抱着温暖温馨温热温柔的感情，过掉此生。

与陶逸初共拥温情者，不是于彤，而应是他那有结婚证书握在手中的妻子。

于彤一直非常努力地挣扎着要让自己昏睡下去，她这番自制的本事，功效一如烈酒，有些人故意把自己灌醉，但求不省人事地继续混日子过。

于彤并不需要借助酒精或安眠药，她以坚强的意志竭力催逼自己睡觉，直至非起来干活不可的一刻，才霍然而起，尽量缩短静静思考的过程。

尤其是于彤记得今几个早上似是星期天，她是不用上班的。

星期天无疑是那些有重重心事的职业女性在年中月中最难过的日子。

工作日轮不到于彤过分逗留在痴梦里苦苦挣扎，不肯起来干活，那反而好。

床头忽有铃声。

于彤伸手要按掉闹钟。真是的，习惯成自然，一定是昨晚上床前忘了不必给这劳什子上弦。

铃声仍然在响。

不是闹钟，是电话。大清早谁来的电话？不会是陶逸初，他才刚刚走。

于彤抓起来听。

对方银铃似的爽朗声音说：

“起床了没有？那个人走了没有？我能上你家吃早餐吗？冰箱里有没有鸡蛋？”

于彤笑起来了，一叠连声地说：

“是刚下班吗？来吧，弄好早餐等你。”

过往这三年，于彤总是弄好早餐等待陶逸初的。

近来不同了。

不要紧吧！寂寞的星期天，能有人要她起床来弄早餐就好。

看着萧婉植狼吞虎咽地吃着那个大早餐，于彤禁不住哈哈大笑。

萧婉植含着一口食物，问：

“笑什么？”

“你呀，萧医生，从大学跟你同窗到如今，死性不改。”

“错！”萧婉植说。

“错？怎么个错法？”

“以前不是萧医生，现在是。我还没有到五十岁，且未必是姑婆，还有机会嫁得出去。别忘记，本城的叶议员是七十高龄才结的婚。”

于彤仍笑，道：

“我劝你提早十年，还能生个晚子，英国最近才有六十岁老蚌生珠的故事，且你根本就是体外受孕科的专家。”

萧婉植跟于彤是大学同学，只是于彤主修经济，萧婉植念医科。

“多谢你关怀，再往后十年，七八十岁怀孕已不算新闻了。这最近，美国得州休斯顿的医疗中心，已经成功将孕妇胚胎移植到别个不能生育的妇人子宫内，让未生儿继续生存下去。这样，就可以帮助那些不孕的人自要打胎的人手中接过生命来抚养，彼此图个皆大欢喜。这种手术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处理。所以说，九十岁不死，仍健在的话，生娃娃的机会多的是。”

说罢，两个老同学大笑起来。

于彤跟萧婉植一向感情很好，就因为萧婉植为人乐观，谁与她泡在一起，都似见一室阳光。

这三年，于彤居于此，除了方便陶逸初，也有另一个好处，就是萧婉植跟老友聚面的机会多了。

萧植是医院特设的体外受孕科主任，很多时下班，就上于彤的公寓来小坐畅谈。倘若刚好是值夜班，就像这天，便成共进早餐的好时光了。

跟萧婉植在一起，总是令于彤精神奕奕的，所有的哀愁都活像一下子就烟消云散。

于彤不禁呷了一口咖啡，就对她这位老同学说：

“我有个建议，就我们两个人同居起来算了，谁打算要下一代的，往你的中心登记，看看谁愿意捐个胚胎出来，不就可以了？”

萧婉植在吃她的第四件烤面包，说：

“神经病！”

“我是认真的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你认为不可行？我们不是一直相处愉快吗？”

“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我有信心我仍有机会嫁出去。”萧婉植一本正经地说，笑弯了于彤的腰。

萧婉植就是这点性格可爱，她的乐观和自信是真心诚意的。以她三十岁过外的年纪，其貌不扬，身材五短，再加学历高，收入不错，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婚姻障碍的条件于一身，她依然有信心明天白马王子就要到来。

完全不悲苦、不气馁、不失望。

于彤一直认为萧婉植最大的幸福与财富就是她这健康明亮的性格。

无可置疑，这是她领有的父母留传给她的至珍至贵的遗产。

世界上最无可救药的人是自怨自艾自叹自怜自虐自悲者。其实，谁在今天会有空有闲情有余力顾念别人的遭遇，一切的苦药都是自行营造，并自食其果的。

要说萧婉植未曾有过生活折磨与感情委屈，怕是不可能的事，她只是掌握与控制得潇洒漂亮而已。

萧婉植咕噜咕噜喝掉了一大杯鲜橙汁，又调咖啡，给自己重重地下三粒糖，再加上忌廉牛奶，然后才说：

“怎么了？你跟你的那位有个结束，所以想重组生活，是这样吗？”

萧婉植是知道于彤的情况的，但于彤相信对方并不知道那个他就是陶逸初。

陶逸初还是通过萧婉植认识于彤的。

是三年前的一个晚上，萧婉植宴请一班朋友。席散时，萧婉植就对陶逸初说：

“我这位老同学没有开车子来，劳烦你把她送一送，顺路。”

这以后的发展，萧婉植没有被知会。

直至于彤搬到跑马地这间公寓来，萧婉植还兴高采烈地说：

“真棒，以后下班太累，可以上你家躺一会，或下碗面吃，暖暖肚。”

“随时欢迎，只要他没有来的话。”

萧婉植一听，会意了，拿手抓抓头，只应了一句话：

“嗯，是这样的。”

这以后，每逢她上于彤家，就必先摇电话，并且记得问：

“他走了没有？他还在吗？”

只此而已，萧婉植绝不会多问细节。

于彤也没有详说。

她们的默契还是很好，很尊重对方的。

今天，是于彤聊起来，开了这个头，萧婉植才把问题带出来，也因为她对这老同学是关心的。

于彤仍然呷她的黑咖啡，缓缓地答：

“怕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了，要我在三年内再问第三十次，他能不能离婚娶我，就太有种摇尾乞怜的感觉了，倒不如好来好去，静悄悄地来，静悄悄地去。”

“你真不是个好的生意人，不明白你在财经界的名气是怎么得回来的。”萧婉植说。

“怎么忽然说这话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当初成交时没有讲好价，要现在后补协议当然难。”

于彤愕然。

萧婉植又忍不住撕下半块面包，往餐碟上一抹，把剩下来的鸡蛋都涂在面包上，又往嘴里塞。

于彤终于笑了。

不知是因为萧婉植的那两句话，抑或是因为她的吃相。

于彤说：

“我是不够聪明，不肯活学活用。”

“知错能改。”

“你认为应该如此？”

“不必旁的人给你推波助澜，你自己应有决断。”

“不是公事，我处理得总是不够漂亮。”

“拿他作股票办吧！”

“这怎么说了？”

“从前恒生指数一万二千多点时，银行股劲升至一百三十元一股，如今下跌至八十七元，觉得无谓每年等收少许股息活命，就干脆卖掉它，套了现另作投资。如果认定再有机会回升到一万二千点的水位，又发觉小小股息已经满足，那就别把这些股份放在心上，实行搁在保险箱内，静候它升值。自己呢，集中精神干别的事去。”

“婉植，你可以成为商业奇才，坐到今日那个鸿隆投资副总裁的位置。”

“可惜你不能为女人进行试管婴儿手术，否则我们易角玩玩。”

“是的，能转变角色真好，演了三年，演得腻了，腻得要在 he 跟前撒起谎话来。”